



理发趣事

□冉小平

理发，是每一个男性朋友都必须面对的头等大事。

小时候，家住农村，乡亲们管理发叫做剃脑壳。每月固定的某天，村里请的剃头师傅都会准时挑着热气腾腾的担子，一大早前来给大人小孩们免费理发。通常，由于师傅来得比较早，小孩们大多都还没起床，于是，家长们就把自己家的男娃娃一个个从被窝里揪出来，再“扭送”到院坝里交给手持推剪的理发师傅处置。因此，对于小时候的我和小伙伴们来说，理发无异于一场唯恐避之不及的清晨噩梦。

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踏入中学校门后，理发的事已不再需要大人们监管了。每到长发长出，找父母要上三五角零钱，随便找个理发小摊，一个标准的小平头分分钟给你搞定。

20世纪90年代初，去数百公里远的外地上学，温州发廊成了我和同学们的首选。那时，即使口袋里的孔方兄少得可怜，也要节衣缩食抓住面子工程。而温州发廊凭借装修考究、手艺过硬很是吸引眼球。彼时，发廊里年轻漂亮的理发师姐姐不但可以根据你的头型和身材设计出最时尚的发型，末了还要喷上香气扑鼻的保湿摩丝或是定型发胶，让你在女同学面前精神焕发、帅气十足。因此，那几年我和同学们对带有“温州”两字的发廊一直情有独钟，趋之若鹜。而遍地开花的温州发廊，也成为这个时代的美好记忆。

参加工作后，小镇上的街边理发店成了我常去光顾的地方，一来收费合理，服务热情，二来省时省事，方便快捷。不过，那些理发店的师傅通常只会理平头、剃胎头、刮光头等基本手艺。由于面向大众，价格不高，且是理发、洗头、吹干、修面、掏耳等一条龙服务，因此很受普通民众的青睐。特别是每到赶集日和春节前，“排排坐，剃脑壳”就成了别具一格的乡村一景。

2015年前后，自理发已在我们这里逐渐流行起来。身边一些喜欢动手的亲朋好友开始买来电动理发器具，对着镜子给自己理发。自理发的好处是不用到理发店排队，随时在家都可以理，不耽误时间；再者，还节省了到店理发的费用；第三是干净卫生，避免了头癣等传染病的交叉感染。

看到别人都是自己动手，我自然也不甘落后，网购一套理发器具。弄懂使用方法后，就撸起衣袖对着镜子立马开干。说起容易做起来难，前面的头发还勉强好打理，但后脑勺的就只有跟着感觉走了。一番操作下来，整个头就像学徒犁过的冬水田，凹凸不平、深浅不一，让我出尽了洋相。不过，事已至此，只好买个帽子，再捂它个严严实实，以免让人笑话。第一次自理发，就如此草草收场。

常言道，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自助这条道走不通，

“妻助”总可以吧？于是，我把这套工具交给了妻子。起初，妻子还有些畏手畏脚，不知该从何下手。在我的一再鼓励下，通过三番五次不断摸索和练习，如今，她已变身为炉火纯青的“专业”理发师了。我开玩笑说：“等你退休了，就去开个理发店。”妻子反问我：“都像你这样在自家理发，我那理发店估计刚开张就得关门了。”

妻子的话竟让我无言以对。不过，那些关于理发的趣事，却让我时时想起，回味无穷。

(作者单位：重庆市石柱县文旅委)



黄昏里的等候

□洪德斌

老张要到城里去了，老李怅然若失。

老张到城里去，实属迫不得已。几天前，独居的老张在家中晕倒，亏得老李去串门，及时发现，把他送到村卫生室，输了几瓶液，总算好转过。老张的儿子在城里上班，听说父亲生病了，说什么也要把他接到城里，带他到医院好好检查治疗一下。

老张临行前，老李去看望他。两人聊天时，老李叹着气说，唉，老哥呀，你这一去，我想找个说话的人都难喽。看着老李失落的表情，老张安慰说，老伙计，你放心，等我检查完了就回来，我可过不惯城里的生活。听老张这么说，老李的核桃脸上露出了笑容。

第二天，老张就被儿子接走了。

老张走了，老李一个人无聊，就在村子里到处溜达。偌大的村庄，静悄悄的，半天也见不到一个人。这些年，村里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留下的，是他们已经朽烂的房屋，还有一些不愿外出的老人。村子仿佛被掏空了，显得萧索，曾经那鸡鸣狗吠、孩童打闹的热闹场景已很难见到。

即便如此，老李还是不愿离开村子。自从老伴去世后，儿子儿媳也曾把他接到城里一起生活。但没过多久，他就回来了。在村里过了一辈子，他更喜欢村里自由自在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他在村里还有几位像老张一样的老朋友，没事的时候，他们就一起喝喝酒、打打牌，或者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谈天说地。这样的时光，他会觉得充实，觉得有趣。

可老张也去了城里，这让老李感到很落寞。他漫无目的

地在村子里溜达，形单影只，陪伴他的只有那只小黄狗，跟前跟后，蹦蹦跳跳。

不经意间，他又溜达到村口的老槐树下。望着老槐树下磨得溜光的石凳，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无数个日子，他和老张就坐在这石凳上，抽烟、聊天，有说有笑，有时还会搬来棋盘，对弈一番，争吵一番。日子的无聊和孤寂，都在这老槐树下随风而散。

老李在石凳上坐了下来。他抽着烟，沉默不语，眼睛时不时地往路口张望。时值黄昏，夕阳挂在西山上，绯红的霞光悄无声息地笼罩着村子，笼罩着村口的老槐树，而老李孤独而佝偻的身影化为了一帧剪影，贴在村庄的额头上。他就这么一直坐着，直到夕阳落下山去，暮色苍茫，笼罩着村庄。一切都模糊了、隐遁了，老李不得不起身，慢慢走回自己的屋子里。

就这样，老李每天黄昏时分，都会来到老槐树下坐一坐，等候着老张的归来。可老张一直没有出现。

过了十多天，老李的电话终于响了，他等来了老张的电话，一接，却不是老张，是老张的儿子。他告诉老李，老张到医院检查，已是癌症晚期，没几天时间了。他再也回不来了。

老李撂下电话，颓然地坐到凳子上，半天缓不过神来，一种冰冷的感觉从他的心底升了起来。

此后，每到黄昏，老李还是会来到老槐树下，坐在石凳上，朝着路口张望。他希望老张能够突然出现，尽管他也明白，这已是幻想。

(作者单位：重庆市巴南区财政局)



同桌

□何洪田

中学时

班里有个女同学很漂亮
一颦一笑
都会吸引众多目光

自从成了她的同桌
我着着实实火了一把

课堂上

时不时有男生飞眼一望
柔情火辣
下课了
常有人匆匆凑过来
慌慌张张没话找话
环顾左右瞥瞥她
还有人
帮忙在课桌上画了三八线
宽的一侧属于她

一年后

我被调换座位
依依不舍离开
在羡慕嫉妒恨中
成了寡人孤家

很多年后

我问班主任老师
当年调座位的原因
老师乐呵呵地回答
你已长大

(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作协顾问)

林场里的童年

□冯浪涛

小时候，生活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林场，绵延群山腹地，大巴山深处。每天置身于莽莽林海之中，生活单调重复。

爱读书看报的父亲，利用进城的机会，购回了些书籍，以古典名著居多。其中一套《三国演义》，成为我和弟弟的最爱。这也是我们兄弟俩没日没夜啃完的第一部大部头，其间有许多字还不认得，却一点不影响我们沉迷其中。

在那朝露般的年华里，课业并不繁重，也没有五花八门的兴趣班补习班，课外阅读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食粮。

我和弟弟翻烂了那套《三国演义》，虽不能倒背如流，却也能大致不差地熟记于心，尤其对武艺高强的将领十分崇拜。

山里日短夜长，高山密林之地，电线牵不进来。夜幕降临后，煤油燃着的昏黄火花不允许使用得太久，而且老是一套书也不可能百看不厌。

怎么打发难熬的漫漫长夜？我和弟弟发明了“比将”，就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里，睡在床上背出三国里的战将，后来扩展到背三国人物。背一个，接一个，不能重复，看谁背得多，多者胜。比如关羽对张飞，诸葛亮对司马懿。

这让我们更多地记住了三国人物，包括那些着墨并不多的次要人物，至今还可以背出一大串。

“比将”的游戏玩腻了，就“比器”，就是根据书中的描写，自制“武器”，看谁的“武器”更漂亮、更具威力。十八般兵器便在想象中成型，最为用心的是弓箭，从竹制到木制，从射不远、射不直，到射得“嗖嗖”脆响。后来，兄弟俩居然制造出了具有兵器功能的弓与箭。

冬天，我和弟弟追逐打闹到林边草地，“扑棱”一声，一只大鸟从草丛中冲天而起，迅疾展翅远去。

我连忙对着大鸟挽弓搭箭，“嗖”的一声脆响，箭离弦射出，大鸟在惊叫声中栽了下来。虽然养好伤后，我们把它放归了森林，但喜出望外的心情持续了许久。弟弟对此至今津津乐道，

颇引以为豪的是我们的制造水平。

因“三国”情结，两兄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更刺激、更惊险的实战——“比武”。各扮心目中崇拜的三国武将，手持自制的兵器，模仿《三国演义》故事情节，“一对一”地进行忘我般“厮杀”。

“你背了兄长，降了曹操，封侯赐爵，今又来赚我，我今与你拼个死活！”最后一次“比武”，弟弟手持竹制“丈八蛇矛”，我举着木制的“青龙偃月刀”，摆开架势，高声诵毕台词，开始冲锋。

在比拼的叫喊声中，很快优劣凸现，竹尖锐利具有杀伤力，远远强过木刀厚钝。尖尖的竹签从我左手背刺入，穿过手心插出，形成贯通伤，顿时鲜血迸喷。

我疼痛难忍，当即丢掉“青龙偃月刀”，大声哭喊起来：“爸爸，我遭了！”捂着血涌的左手，跌跌撞撞往家里跑。

父亲见状，急得有些手足无措。林场离最近的乡卫生所，也有近30公里山路。察看完伤情后，父亲果断找出老虎钳，酒精消毒，鼓励我说：“儿子，坚强些，忍住，很快就好。”眼里满是疼爱。

我牙一咬，眼一闭，背过头。随着我的一声嚎叫，老虎钳将带着血肉的竹签生生拉出。

趁包扎的时候，我央求父亲：“爸爸，不准你责怪弟弟了，弟弟都被吓跑了。”其实，我心里知道弟弟藏在哪里。

父亲答应后，我吊着痛麻的手，进山往我们躲猫猫的方向去。果然，在树丛里的一块大青石后面，找到了仍在瑟瑟发抖的假张飞。

遭此劫难，两兄弟抱头痛哭，既有受创后的伤心，更有兄弟情谊的激动。“哥哥，还痛吗？”“弟弟，没事的，我们回家。”

我们的童年没有玩具，没有钢琴，更没有电子产品，却多姿多彩、无忧无虑，收获了幸福快乐的童趣。

一晃几十年人生流云般逝去，青丝化白发，霜雪爬满了两鬓。没有豪车，没有豪宅，掏心掏肺的兄弟情，却让我感到十分的富足。

(作者单位：重庆三峡传媒集团)

